

今日视点

# 千万别急着说“火车坠江”天灾使然

8月19日下午3时许,宝成铁路广汉段石亭江铁路大桥被洪水冲断,一辆从西安开往昆明的K165次火车车厢掉进石亭江。

这起事故目前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3名轻伤者也被安置到了医院。然而,它是在最近以来一系列重大灾害或事故的背景下发生的。洪涝、泥石流之类重大灾害,油管爆炸、矿难、大桥垮塌之类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说明现在我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频发的时期,这种风险不仅来自极端天气变化,来自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

欠账,也来自建设工程质量、执法监督等社会管理领域的欠缺。

诚然,这起铁路桥垮塌事件究竟属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还需要深入调查得出真相。但“石亭江大桥两个桥墩三孔被持续暴雨冲毁”这个事实,已经很让人费解:持续暴雨证明应急处理时间充裕,桥墩松动,为什么不预警,为什么不加固或暂停使用?这样的情形,跟前不久洛阳栾川的塌桥事故何其相似,在那起造成多人伤亡的事故中,也是桥墩被连日暴雨冲垮,也是没有预警。因

此,对这起事件可千万不要急吼吼地定性为“天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一些环境资源方面的欠账将渐渐显露,一些过去质量不过关的工程建筑开始暴露问题,一些管理上的漏洞也越来越成为发展繁荣的隐患,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风险频发时期的原因。这些原因其实是如此明显,以致许多药方也已经开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管理,推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等等。但是,频发的灾害和事故表

明,这些药方要喝下去立即见效,并不容易。

每次灾害事故发生后,媒体往往会报道各级领导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此次铁路桥垮塌事故也是如此。然而,面对风险频发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寄望于那些执政为民的人,不只是对一起又一起具体灾害事故的善后处置,更应该有对整个风险频发状况的深刻反思和治本举措,使经济社会发展的这列火车,能够真正行驶在更加安全可靠的轨道上。

(邓清波)

## 中国观察之榘榘专栏

# 400亿公园刚建就拆有其必然性



现在不少公仆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定位为“父母官”,把纳税人当成“孩子”了。在他们看来,他们花的钱属于政府,而非人民。有了这样的意识,乱花公款就显得很正常。花钱不心痛,自然喜欢玩大投资;公共决策不征求民意,决策失误自然屡见不鲜;决策失误不必承担风险,自然就敢于乱花钱。就此循环往复。

短命建筑屡见不鲜,但这么昂贵的建筑也短命,就有些罕见了。西部网8月19日报道说,前期投资400亿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原计划在今年10月1日开园,但近日有人发现,该园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竟被拆除。至于为什么要拆,记者多方打听也没弄清所以然,只是听公园所在区的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以后“会有一个解释”。

无论什么原因拆除,很多纳税人的钱成为建筑垃圾已是铁定的事实了。如果西安市民将这事

跟自己那营养不良的社会保障联系起来想,肯定特别不是个滋味。按神木县政府每年拨款1.5亿解决全民免费医疗的模式,400亿可为一个县提供200多年的全民免费医疗福利。奇怪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浪费钱时大手大脚,在民生投入上往往是叫穷连天。

更令人纠结的是,好端端的建筑刚建好就拆掉,却是原因不明,有关方面分明是无视市民内心痛苦的感受嘛!看来,现在不少公仆的确是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定

位为“父母官”,把纳税人当成“孩子”了,在他们看来,他们花的钱属于政府,而非人民。有了这样的意识,乱花公款就显得很正常。同样,西安有关部门拆建之前,一声不吭,也不奇怪。

为什么拆呢?你只能猜。是因为西安最近要建国际大都市,原来建公园的规划与大都市的蓝图不符合?是部门利益发生了冲突?是出现了豆腐渣工程?不过在我看来,不管原因是什么,被拆都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主要体现在错误决策的风险很小,小风险成就大魄力。回顾新闻往事,“刚建即拆”这样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有火车站未使用即爆破;有小区未入住就拆迁;有教学楼刚建成就作废;有地方为建五星酒店而将崭新的四星酒店炸掉。拆建原因各不相同,但决策失

误者的命运却基本一致:官照做、工资照拿,升迁机会照有。有人总结说,“拆”字堪为中国每年的关键词,有人甚至将这个字与中国的英文称呼联系起来。想想看,还真像那么回事。普通民宅的拆迁,就不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政府拆除的公共建筑,正呈现越来越短命越来越豪华的趋势。这样的魄力,其实也是练出来的。在这样的魄力下,400亿的建筑被拆不稀奇,没准新的纪录已越来越近了。花钱不心痛,自然喜欢玩大投资;公共决策不征求民意,决策失误自然屡见不鲜;决策失误不必承担风险,自然就敢于乱花钱。如此循环往复,注定了形象工程的短命。谁来救救咱们的建筑,谁来保护我们交的税不这么被烧掉?答案应当是法制,谁来健全法制并严格执法呢?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新著《异论中国》问世)

## 相关评论

大明宫管理方——大明宫遗址保护办策划推广局回应称,拆除是因为要调整,并无财产损失。

管理方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在建设过程中,任何的建设调整都属正常;二是网友图片所示拆除,是为适应申遗要求,实际上是在异地以另一种方式展示,并无财产损失。也就是说,在管理者眼中,只要是在建设中糟蹋钱就正

常,只要满足申遗需要,再大的浪费也不算浪费。但建了拆、拆了建,制造建筑垃圾、糟蹋钱的事实不容否认。拆除的建筑垃圾在异地以另一种方式展示,并无财产损失,难道说这些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建筑垃圾究竟在何地以何种方式展示?到底在展示什么呢?

毫无疑问,“建了拆”的实质是为了申遗。为了申遗成功,一切

瞎折腾都不为过,一切浪费都是正常。不久前,媒体披露“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专家却认为不值,因为这在国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小的。言外之意是,还有很多申遗工程花费更大。显然,在大明宫管理方看来,其他地方为申遗花十几亿元都不为过,大明宫“建了拆”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即便是拆除后的一块小瓦砾,也

是纳税人的心血。管理方不为“建了拆”埋单,当然不心疼。

请问,为了大明宫申遗,相关的资金预算和监督是否规范?大明宫的规划设计是否缩水?建了拆、拆了建是否提前告知了纳税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资金预算和监督到位,怎么会折腾来折腾去?折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金宽裕且缺乏监督。(冯海宁)

## 热点纵论

# 教育部更应严查高考加分制度

针对一些地方发现骗取高考加分资格的现象,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骗取高考加分资格、录取资格或企图冒名顶替入学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8月19日《新京报》)

千呼万唤始出来,教育部终于向高考加分乱象出拳,不过,教育部的拳头似乎砸偏了方向,没有击中要害,且有回避民间呼声之嫌。

高考加分中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肯定有,甚至有不少,但能否揪出来得看你怎么查。让一名弄虚作假的体育特长生到操场上

演练一下特长,他马上就会露馅。但这样一个个查不现实。教育部也只是要求各高校严查学生档案、录取通知书、加分证明、身份证明等材料。这么个查法,也许能查出个别手脚不干净的倒霉蛋,但大部分弄虚作假者恐怕都查不出来,因为他们早就把相关材料做得天衣无缝——一名考生虽无体育特长,但他的二级运动员证书是真的,加分证明也是真的,光查材料哪能查出真假?

比严查加分资格更重要的是“严查”高考加分制度。高考加分制度本意在于纠正应试教育之偏,但现在看来积弊丛生,那就有必

要查一查,有多少加分项目经常为弄虚作假者所利用,高考加分制度是否已经得不偿失,是否有必要考虑取消。

实际上,“严查”高考加分制度正是近年来人们最强烈的呼吁,这个根本性问题不容教育主管部门回避,也不能用复查考生加分资格之类临时性补救措施取代。只要高考加分制度依然如故,再怎样严查考生加分资格,恐怕也是枉然。

人们呼吁取消高考加分制度或精减加分项目,理由主要有二:一是高考加分滋生腐败;二是有些加分项目根本无利于素质教育,最

典型的如奥数,反而有害于素质教育。我还有一个理由补充:高考加分大多是“素质加分”,这里的“素质”以城市学生为本位,唱歌、跳舞、绘画、三模三电等,而这些恰恰是农村学生的弱项,他们很难获得高考加分。由此,很多高考加分项目无形中拉大了城乡教育鸿沟,制造了新的城乡教育不公。

治本的办法是:除针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等特殊考生的政策性加分外,其他高考加分项目应坚决取消;另一方面,高考加分项目应由教育部统一确定,不再允许地方教育部门自行设立加分项目。(浦江潮)

## 相关评论

让各高校勇挑重担甄别真伪,实在是强其所难。比如刚刚曝出的浙江某些高三学生在高考前突击参加“全省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获得高考加分20分。最终呈给高校的不过是这些学生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和浙江省加分投档的政策,高校尤其是浙江省外的高校,无从判断这些“哥”和

# 高校查不出“哥”和“姐”的加分

“姐”的加分到底是否造假,因为在此之前,考生在生源地省份已经经过了“层层认定和测试”。焦作市体育局的一位官员说:“我们也不清楚这项比赛是否正规。”负责审批的体育部门官员都不清楚的事,让高校搞清楚岂不滑稽?

其实,教育部此举实在是推卸责任的嫌疑。去年以来不断

曝出的高考加分乱象,在公开层面未见教育部具体的回应。早在今年2月份,教育部在公布今年工作要点的时候就提出,要“规范特殊类型招生和高考加分政策”。但现实却是,教育部的加分规定只有14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却有近200种的加分规定,且有些省市自定的加分规定有违国家政

策。遗憾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既未对媒体曝光的个案进行查处,也未对这些纷乱的地方加分政策进行清理,不处理、不清理几乎等同于默许。

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而是让各高校自行认定加分是否造假,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燕云飞)

## 异论锋生

# 不妨将《挟尸要价》看作“时代切片”

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颁奖,华裔摄影记者张轶拍摄的《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本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该照片素材来源于湖北荆州大学生为救溺水儿童牺牲,而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漫天要价一事。

(8月19日《人民网》)

人们对这一评奖结果毁誉参半,否定者痛斥照片过于冷血,而肯定者则多从专业角度对其予以认可。诚然,《挟尸要价》是一张没有温度的照片,但这张照片恰恰可以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切片。

让情感归情感,让新闻归新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拍下“挟尸要价”这一幕的瞬间,记录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另一个侧面。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样一张照片,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议论,都能让我们以此管窥特定时代的社会道德状况和国民心态。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是社会建设的相对不足——传统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在扬弃的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断裂,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尚未完全确立。这就好比一列一边铺轨一边行进的列车,列车行驶的速度超越了我们的想象,而基础性的轨道建设却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样的社会无疑是饱含风险的社会。

即使经济发展得再快,即使文化再繁荣,社会建设也不能偏废,否则,社会道德的底线将无限制地向后退缩。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挟尸要价》这样一张照片恰好可以当作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标签。这张照片及其背后的新闻事件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切片,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真实的社会。(易艳刚)

## 公民发言

# 有“公务费黑洞”才有“假账大黑手”

据《法制日报》8月19日报道,广西桂林市某区党政办公室接待员白园,三年来冒领该区党政办主任、区委区政府领导等人签名,从该区会计核算中心以“政府公务费”名义虚报假账1235万元巨款。

这事太离奇了,不仅因为案值之高和财务制度之疏,更重要的是它再度印证了“政府公务费”庞大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白园三年来虚报假账1235万元,平均每年超过400万元,请注意,这些全部是假账。游离在真账之外的假账已如此巨额,不难想象,仅仅白园一个人,一年要报销多少真账;而整个党政办,一年又需要报销多少真账。如果说白园通过假账吞噬了大量民脂民膏,那么“政府公务费”的庞大“真账”,在消耗纳税人的大量血汗时,真的那么理直气壮吗?恐怕未必。

所谓未必,我们看看报“真账”之乌龙就会明白。“只要有领导签字,就可以从财政局的财务中心领到钱,报账多少是没有问题的”,“曾有核算人员怀疑过她(白园),但因有‘领导签字’,也没人敢说什么”,“到后来,(白园)几乎每两三天就报一次”……这告诉我们,“政府公务费”的报销,只唯上,不唯实;只管程序,不管实质;只看发票,不看实际。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公务费”有多少是“实”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各个监督机构,全都是废的。

报假账的“白园”或许不止一个,但终究只是少数,而通过“真账”侵蚀公款的,可谓俯拾皆是,比如局长公款按摩、官太太公款出国……

是白园的黑手可怕,还是“政府公务费”的黑洞可怕?

两者都可怕,后者更可怕——后者的庞大资金数额可能穿着华丽外衣,比暗箱操作的黑手报账在实质上更隐蔽,固是一个因素,关键是,没有这个“公务费黑洞”,“假账大黑手”是不会有施展空间的。(李辉)